

擁進不成。廁身護國

梁啓超如何利用雲南起義？

李宗黃

筆者於民四護國之役中，擔任雲南督軍唐繼堯駐京、滬代表，受命聯絡各方，共同討袁。曾歡迎 國父自日回國主持大計於上海，復與陳英士、鈕永建、梁啓超、孫洪伊等切取聯繫，安排種切，並冒險乘日艦兩度入京，勸說袁系大將馮國璋響應義舉，故於護國史事、密勿自信瞭如指掌。謹撰本文，為歷史作一見證。並就教於中外雜誌讀者諸君。

梁啓超勸進傑作

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，當袁世凱箝制全國，威加海內，挾北洋精銳之師，陰謀竊國，帝制自為，又復大舉外債，濫施爵賞，全國俯首，無敢抗衡之際，雲南以一省之力，兩師兩個團之兵，不顧一切，仗義誓師，振臂一呼，響應四起，開創了民國以來極其罕觀的舉國各黨各派，各省各地大團結之局，終於推翻洪憲偽朝，再造中華民國。這一段轟轟烈烈的史蹟，黎元洪曾經讚之

為：

「國家之興何恃乎？恃乎一二豪傑之精神所激蕩而已。」

黎元洪又在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致電雲南督軍唐繼堯，暨滇中各首要道賀，尤且說過：

「……溯自一人稱帝，萬眾皆瘖，賴滇省諸將士仗義誓師，竭誠衛國，蹈海拒帝秦之說，運籌定興漢之謀。」

同年，四月八日國會開幕，徇國父孫中山先生之請，以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倡義紀念，列為「民國紀念日」，通令全國放假休息，同申慶祝。乍看起來，真是我們雲南一千七百萬民衆，和我們子子孫孫的莫大光榮，無上欣幸。其實討袁護國是國父孫先生倡導於前，全國各省紛紛響應雲南首義於後，方使袁世凱巨奸陷伏，天奪其魄。「貪天之功，以為己力」，這種事情是雲南人所不屑為的。

然而正因為雲南人著誠去偽，大公無私，不求名利，不事宣傳，就是各省有識之士，尤其研究雲南首義史的人，誤於山高皇帝遠，目雲南為

半邊天，未曾深入研究，以明是非，而別真偽，便有筆端挾有魔力，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明日之我對敵的保皇黨第二號人物梁啓超，利用他及門弟子蔡松坡（鏢）將軍，領一支滇軍，在敝瀘苦戰，力撐危局的戰功竊取「護軍」及「都參謀」地位，儼然以護國之役的首義發難者、領袖人物自居。當袁世凱宣告退位，憂憤致卒之際，梁啓超立刻便以首義元勳的姿態出現，向北洋政府請款三百萬元，與黎元洪、段祺瑞切取聯繫，互為勾串。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成立的段祺瑞內閣，梁啓超緣當上了財政總長，而在當時的九部總長之中，梁啓超的研究系（保皇黨所搖身一變者）幹部，便佔了內務（湯化龍）、司法（林長民）連他自己一共是三席之多。

利用機會，攘權奪利，好官我自為之，原本是保皇黨徒的一貫作風，不二法門。真正的革命黨人氣壯山河心昭日月，對於梁啓超之輩的投機取巧，坐收漁利每每嗤之以鼻，沒有人願意去跟他們細算這一筆賬。問題在於梁啓超當雲南首義，護國之役告成後，連續的寫了「盾鼻集」、「從

軍日記」、「國體戰爭經歷談」等書，編印成輯，風行多年。他在書中淆亂黑白，顛倒是非，將國父孫中山先生、唐繼堯摺臂倡義、矢志討袁，和萬千雲南子弟拋頭顱、洒熱血的事功一筆抹煞，使得普天下人受其流毒而不自知，即令時至今日，保皇黨——進步黨份子早已銷聲匿跡，改頭換面，然而在我們的革命史實記載，大、中、小學教科書裏，却依舊根據梁啓超的欺世盜名之說，發為謬誤百出的記載。國父在「心理建設」一書中曾謂：「其時有保皇黨爲虎作倀，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尤甚！」撫今追昔，保皇黨陰魂不散，流毒猶仍，長此以訛傳訛下去，將

何以對當年死難先烈的地下之靈？雲南首義護國成功距今不過五十四年，此種鐵的事實，游夏不易再贊一詞，然各種史乘及教科書十分之九謬誤至斯，誠足令人浩歎。曩者參與斯役的幸還有總統蔣公、張維翰、駱翼翹、孫震、雷殷諸先生及筆者健在，但都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，倘不趁此機會列舉事實，說明真相，中華歷史的此一重要階段，可能永遠的被梁啓超輩所歪曲、所盜竊所欺騙。辛亥革命成功，推翻滿清，肇建民國，當時我們並不會見到力主保全皇室，實行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徒，如康有爲、梁啓超等，與兵動王，或則自殺以殉其主，而謝天下。相反的，我

們却耳聞目覩，保皇黨首領元惡，紛紛返國，他們將保皇黨一改而爲進步黨，依倂戊戌政變時的死敵袁世凱，高官厚爵，冠蓋相望，不惜充任袁世凱對付革命黨人的打手和急先鋒。揚言反對共和，懷疑國體，摧毀革命勢力，厚誣革命黨爲暴民專政，中傷陷害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因而這才有民二到民五年之間，袁世凱壓制國民黨，四處屠戮我同志，武力解散國會，慘殺國民黨籍議員如廣東汪漢持、山東徐鏡心、山西段世垣、江西徐秀鈞等，兼及無數開國元勳，首義志士，一連串醜劇的陸續發生。

進步黨徒對外則爲袁世凱充打手，作傳聲筒，對內尤且違背潮流，甘冒國人之大不韙，提倡開明專制，終身總統，向袁世凱大送秋波，希旨承顏，一個勁兒的把袁世凱往皇帝寶座上推。所以我常說袁世凱的野心日熾，帝制自爲，若說始作俑者厥在保皇黨徒，似乎也並不爲過。梁啓超所著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」一文，首鼠異端，模稜兩可，即謂爲梁啓超「勸進之作」，亦未始不可。

異哉一文列有用心

當護國軍起義，梁啓超、蔡松坡相繼出京之前，這同屬進步黨員的師弟二人，對於袁世凱稱帝的態度如何？遍閱梁、蔡有關護國之役的著作，從不會作清楚明白的交代。事實上，則梁啓超、蔡錚暨若干進步黨徒，在民元到民四階段，被袁世凱利用爲對付國民黨的吹鼓手和打手以後，早已如秋扇之見捐，棄之有如敝屣。壽安會起，



雲南首義元勳唐繼堯將軍戎裝照片

袁世凱新華宮裏的紅人要是楊度、梁士詒，進步黨政客無法介身其間，打得進去。因此，怨懟嫉恨之情，油然而生，遂而發為一股反抗的力量。試看下列梁啓超致滇中進步黨人籍忠寅（財政廳長）的一封信，此公附和倒袁的心理和動機，可謂表露無遺，昭然若揭：「第一、……此人（指袁世凱）則既蹇矣，路易十五謂朕死之後，洪水其來。鼎沸之局，既無可逃，所爭者早暮已耳。第二、吾儕自命穩健派者，失敗之蹟，歷歷可指也。曾無尺寸根據之地，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，故無往而不為人所規持，無時而不為人所利用。今根基未覆盡者，祇餘此區區片土（按指還有一批進步黨人，在滇黔兩身軍政兩界），而人方日悲調於其旁（國民黨在滇黔勢力更大。——筆者註），當此普天同憤之時，我若不自樹立，恐將有煽而用之，假以張義聲者。我為牛後，何以自存？幸於此，而為獨夫（袁世凱）戮力，杯酒釋兵之事，數月後，行且立見（梁啓超早看出了袁世凱勢將「飛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」的。）儼然共為一匹夫，以坐待割割，噬臍何及！」

梁啓超反對帝制的內在原因，既如上述，但是，須知進步黨與梁啓超，一貫的作風便是朝秦暮楚，反覆無常，根本沒有原則、宗旨與主張。基本立場，可以隨時為情勢改變而轉移。尤其，梁啓超等是在洪憲稱帝的這齣戲裏無法分得一杯羹，因而才產生了「酸葡萄心理」，故所以，祇要袁世凱給他一點甜頭，他馬上就會如蠅附羶，甘之如飴。七月九日，袁世凱申令組織「憲法起草委員會」，舉汪榮寶、梁啓超、楊度、嚴復、馬良等十人為委員，派林長民（進步黨另一要角）辦理記錄及事務，着手起草袁家憲法。梁啓超得了委命，與沖沖的要入調「元首」聆訓，宣告就職。幸有他的朋友黃遠庸、蹇季常（念益）等竭力阻止，他才意態快快的告了個病假。然而黃遠庸、蹇一不注意，他又照常出席會議如故。梁啓超這麼樣的熱中於名位，想向袁世凱靠攏，插足擁立的行列之中，曾經引起他的黨羽、友人大為不滿，乃至社會議論亦多加以誹議，於是梁啓超才寫了那篇「憲法起草問題答客難」，聊以解嘲。

——這便是我們在籌安會起之前，所見到的梁啓超真面目，好作為。

四年七月九日到八月十四日之間，梁啓超的工作重心在憲法起草委員會，他曾迭次出席會議，會外之多方活動，那是理所當然。却是八月十四楊度、孫毓筠、嚴復、劉師培、李燮和、胡瑛所謂「洪憲六君子」發起籌備袁世凱登基的籌安會，梁啓超名落孫山，榜上無名，於是乃有那篇不溫不火，詞意含混的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」一文，公諸於世。

即使是在轟動一時的「異哉」一文發表後，九月初，梁啓超照舊還在向袁世凱大送秋波，曾有一封極關緊要，「罪」證確鑿的信。即今起梁啓超於地下，他也無法倒填年月日，或是銷毀滅跡。梁啓超的這封信是寫給袁世凱大總統府機要局長張仲仁（一嚶）的。原文如次：

「仲仁吾兄執事：賤子緣病成懶，久不詣京邑，積想故人，每發竊歎。頃此間屢接匿名逆信

（原註：隨手摧棄，不復覓得。——筆者注：既有憑證，棄之何必？），似尚有一兩封，其為意圖架陷，明眼人一見自知，姑呈尊處博一察。若待主座（袁世凱）時，亦不妨因便呈出，相與發矇也。弟前所為文（指「異哉」一文），實深不嫌於籌安會之所為（筆者註：何所為？）且揆諸古文『以道待上』（筆者注：故意稱上，大可玩味，因為行文至此，可用之典尚多，何必非『上』不可。）之義，不能自安緘默。主座（袁世凱也）知我深而愛我摯，當不以為罪耳。出內之暇，惠我『德音』。」

極有可能，張一嚶是在把這封信轉給袁世凱看過以後，眾人一商議，梁啓超大有可「撫」的餘地，袁世凱方命楊度派蔡鐔到天津，往說梁啓超。因為蔡鐔是九、十月間到天津去的，他曾在天津住了幾天。照梁啓超的說法是他和戴戡、蔡鐔趁此決定了「雲南首義」的大計。其實蔡鐔天津行的真正任務是代表袁世凱作說客，任代表，談條件。多一半他們當時商訂了「合作」、「決裂」兩條途徑的進行方針。所以，蔡松坡並不利用這個天賜良機逃出虎口，他坦然回到北京。

新華宮裏奪嫡一幕

從蔡松坡返京，到北京棉花胡同蔡宅被軍警執法處長，袁世凱的特務頭子，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的兒女親家，雷震春派人搜查。在此以前，有充份的證據顯示，進步黨名譽理事（載在丁在君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四一九頁）蔡松坡不但在走楊度的路線，而且和新華宮中的要人相處正歡

。譬如他每天都跟楊度在八大胡同同嫖共淫，脫走之前他還在哈漢章家裏打了一通宵的麻將。說什麼和梁啓超大唱雙簧，迷戀小鳳仙，假意夫妻失和而金蟬脫壳，於是「曉之出走」，逃離北京。其實，當時的蔡松坡，也是洪憲皇帝駕前的紅人一個，他那裏用得着「故意放浪形骸，縱情酒色，使袁世凱誤認他爲執帚子弟」？蔡松坡是民國二年十月四日到達北京的，他在北京迭任要職，一直幹到四年十二月一日離京出走，兩年零一兩個月間他都擺的是苦學出身，自奉頗爲儉約的姿態。尤其九、十月間他還奉袁世凱、楊度之命，到天津和梁啓超有所接洽。當時籌安會既起，袁世凱稱帝已成定局，何以他當時不立即南下，反要回到北京，再來演這一齣英雄美人的趣劇？而且在個把月的時間裏，蔡錕便能使偵騎密佈、耳目衆多的袁世凱相信他性情大改，前後判若二人了嗎？這真是荒乎其唐的大笑話！

還有一點進步黨人永難彌補的大漏洞，那便是戴戡的行蹤。當唐繼堯督黔，戴戡任實業司長，後升貴州巡按使，民國四年九月他奉調入京，擔任參政，經過天津，曾與梁、蔡開過秘密會議。他十月入京就職，絲毫也無「脫走」的迹象，同時他也用不着學蔡錕的樣子，「沉緬酒色，轉移注意」，然而他却是跟蔡錕雙雙逃出了北京城，輾轉而被唐繼堯迎往昆明的。難道袁世凱緹騎四出，戒備森嚴，他只須監視蔡錕，而對同爲西南要角的戴戡，就不屑一顧了嗎？

所以我常說，民四蔡錕逃離北京，生旦淨末，角色齊全，這齣戲文確實編得很好。但是故

事本身，祇可當作小說家言，它經不起事實的考驗。

新華宮裏的紅人蔡錕，怎麼會在一月之間，發生劇變，由袁世凱的說客代表，一變而爲住宅被搜，北京城裏住不下去，於是逃出北京，被邀入滇，擔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，終於成了大名的呢？曾任國父孫先生記室多年，民元國會議員，廣東都督府司法司長的葉夏聲先生，在其所著「國父民初革命紀略」一書中，曾有如下的一段記述：

「……顧袁氏（世凱）春秋高矣，合議皇儲（太子），大兒克定，奉天承運，舍我其誰？惟次子多才，允文允武，燃箕煮豆，不讓皇兄，於是文豪（梁啓超）定策，將軍（蔡松坡）預謀，楊素殆別具苦心，玄惑或蓄謀有待，新華伏兵，志在奪嫡，人謀不臧，誤爲弑父。闔宮大索，緹騎四張，於是小鳳仙有紅拂之緣，江爾鵬効的盧之救，梁啓超撰異哉之文，經界局總辦蔡錕將軍，初奔日本，志在出亡，旋抵香江，已聞滇變（雲南首義），李根源因而勸駕，張木欣（富滇銀行香港分行長）慨贈盤川。此皆國民黨總結港澳黨務之葉夏聲親預其間，共參密勿，知之最詳。蓋江爾鵬舊爲葉氏同事，李印泉（根源）復與葉日有往還，獨滇同志劉德澤怒欲置之死地，以除後患。此皆當時史實，只今原人尚存，何敢虛構？（此書編寫於抗戰期間，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初版問世）。其後康梁之『不忍雜誌』、『盾鼻記』、『躬歷談』等書，要不外貪天之功，以爲己力，投機附會，不勞而致，固此輩所長也。

夫事實俱在，不容杜撰，時有先後，詎可倒顛。湖董鴻勳入滇策動，事在民三之秋，董福開遊說滇唐，時在五九以後，帝制議起，唐繼堯命弟繼虞召集軍官，密議反對，時爲九月十四（民國四年），決心舉義，則爲十月十七，命羅佩金密議作戰，則爲十一月三日。……皆在起義一月以前，著者在港取有聯絡。斯時北京將軍團之勸進，松坡尚有參加，集思廣益社之組成，任公猶在索價。……且蔡（松坡）抵昆明爲十二月十九日，相見之際，尚云：『真使吾喜出望外，公等早已定計，而對我們猶優禮有加，殊深感激。』甫三日即於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電討袁，漾電末僅唐繼堯署名，而無蔡錕。其後聯電輒繼堯領銜，而蔡等不過聯署。大軍出發，大都督唐繼堯，總制三軍，而蔡錕與李烈鈞同爲第一、二軍長。按其統兵出發將領，全軍四十五員，而民黨佔其三十有幾，隸進步黨者，祇戴戡一人，然則謂革命事業，乃聽命康梁，何殊夢囈！」

葉夏聲先生駁斥康梁「貪天之功，以爲己力」，事有實據，義正詞嚴。其中最大關鍵，厥在梁啓超、蔡松坡起先確向袁世凱一面倒，而在袁克定（袁家老大）、克端（老四）爲了東宮太子一席，明爭暗鬪，兄弟鬩牆之際，錯走了克端的路線，幫袁克端策劃弑兄，取得太子地位。因爲事機不密，「人謀不臧」而遭破獲，經江爾鵬通風報信，力爲搭救，蔡松坡方始逃出了北京。

袁四夙有荒唐之目

葉先生的這個說法，當然有所根據，而新華

宮裏也確曾鬧過炸彈案的。主角是袁世凱愛姪袁乃寬的次子袁瑛，號不同。案發後，袁瑛被捕，他曾供認係由袁克端主使，目標在於袁克定。因為袁克定是袁世凱的長子，克端排四，却又俊逸機警，平時最獲袁世凱的歡心。袁世凱常說：

「這孩子將來一定可以光大我家門楣。」

袁克端恃寵而驕，他原是袁世凱的三姨太何氏所生。跟同父異母，袁氏正室于氏所有的袁克定，平素勢同水火。所以新華宮裏的炸彈案破露以後，道路相傳，議論紛紛，袁世凱為免家醜外揚，他命承辦該案的軍警執法處長雷震春不再株連，免與大獄。祇是後來為平息揚揚沸沸的外間流言，方在袁氏御用的亞佃亞報，登了這樣一段新聞：

「沈勾（竊出機密外交文件，售予外人。）與袁四（克端）無涉，沈勾係有人誣指其有嫌疑情事，遂行傳訊，並非被捕，現已訊無他，故即於昨日釋出。至袁四公子，素有荒唐之目，時與劉積學相往來。其致函某將軍煽亂一事，查係劉某筆迹，迨經執法訪緝劉某，早已遠颺，既無佐證，故政府對於袁四，亦不復究，但均與犯上作亂者不同。」

一項巨案，便這麼用「素有荒唐之目」，作為袁氏家事自了。然而新聞中畢竟也承認有「致函某將軍煽亂」的事，宜乎雷震春派人搜查蔡松坡廬，「文豪定策」、「將軍預謀」一着錯全盤輸，於是梁、蔡、戴急急走避，南下徘徊於日本、上海、臺灣、香港之間了。

但是，這一段經過，在梁啓超的「國體戰爭

躬歷談」一書中，却被描寫為：

「雲『貴』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錚者，時方在京師，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，蔡君即訪余於天津，共商大計。……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，共商大義，又招戴君載來京面商。……後此種種軍事計劃，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。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，即獨立。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，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。……此余與蔡、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，其後因有事故障礙，雖不能盡如前策，然大端則如所豫定也。議既定，蔡、戴兩君先後南下。……余於兩君行後，亦潛赴上海，余到上海，實十二月十八日也。而蔡、戴兩君，亦以十九日到雲南。」

便在這寥寥一段文字中，梁啓超實已顯示了若干自相矛盾，難以自圓其說之處，使任何人無法為他解釋彌補。譬如一開頭他便改「雲南首義」而為「雲貴首義」，首者頭也始也，梁啓超繼稱「貴州越一月響應」，那又怎可將雲貴併稱首義之區？莫非這位平生著述達一千數百萬字的世界第一之博學家（徐佛蘇記梁任公先生逸事注）連最簡單的字義，都一時混淆不清了麼？

唐繼堯先生是獲悉蔡錚京寓被搜，離京出走，風聞可能到了日本，方始臨時更改筆者和唐繼堯的任命，囑唐繼堯自雲南出海防，沿途探訪蔡松坡的消息，將他迎入昆明，邀其共襄大學的。邀蔡松坡入滇是唐繼堯所主動，蔡松坡想重入雲南說唐繼堯起義，只能說是一廂情願，至於蔡錚抵達河內欣悉雲南義師已舉，北向四川的兵馬已動，那才真叫蔡松坡大喜過望，出乎意外，不妨

謂為巧之又巧。如梁啓超說的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，共商大義」，這些密電梁啓超未曾說明是他所發，抑或蔡松坡發的。而我在當時唐繼堯駐京滬代表的身份，則可以斷言決非發自梁任公（啓超）者。因為在我趨訪他於上海靜安寺路之前，唐梁之間根本毫無淵源之可言，「共商」已屬大膽（梁也得怕唐向袁世凱舉發），「密電兩省共商大義」這種命令式的口吻，則更是荒乎其唐，不經之至。唐繼堯是老同志盟會員，國父派往雲南的同盟會老同志呂志伊（民元臨時大總統府司法部次長），李根源（雲南軍政府首任軍政部長），都還在唐將軍的幕中密圖起義討袁，就是連我這區區京滬代表，也是在民前一年參加了同盟會的。雲南自督軍唐繼堯以次，率皆以同盟會員居多數，它憑什麼要聽進步黨魁梁啓超的號令？

（下期續）

中外雜誌

第六卷合訂本徵求預約

精裝定價捌拾元預約陸拾伍元
平裝定價陸拾元預約伍拾元
五十九年元月卅日出書預約
請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收。